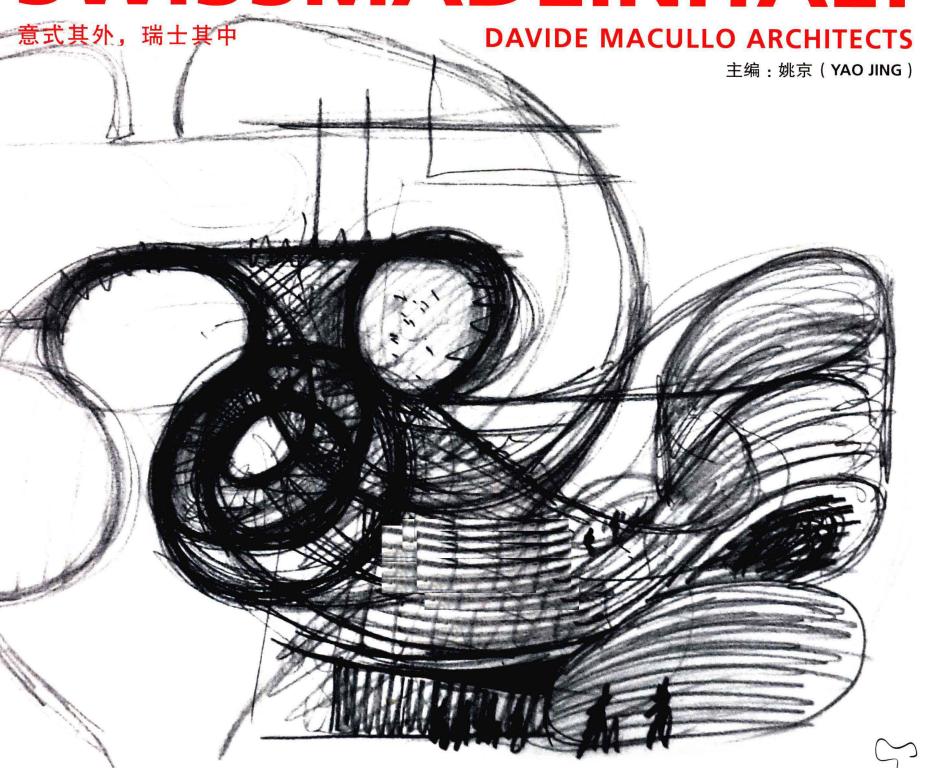
# SWISSMADEINITALY



**DIMENSION MEDIA & COMMUNICATIONS** 

▲江苏人民出版社

## SVISSIMADEINITALY 意式其外,瑞士其中 DAVIDE MACULLO ARCHITECTS

主编:姚京(YAO JING)

類 度 傳播

**DIMENSION MEDIA & COMMUNICATION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式其外,瑞士其中 / 姚京著. -- 南京 : 江苏人 民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214-07824-7

I. ①意… II. ①姚… III. ①住宅-建筑设计 IV. ①TU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6523号

#### **SWISSMADEINITALY**

#### 意式其外瑞士其中

主编:姚京 (YAO JIN)

责任编辑: 蒋卫国 林 溪

责任监印: 彭李君

出 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A楼邮编: 210009)

发 行: 天津凤凰空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销售电话: 022-87893668

网 址: http://www.ifengspace.cn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深圳当纳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2

印 张: 19

字 数: 114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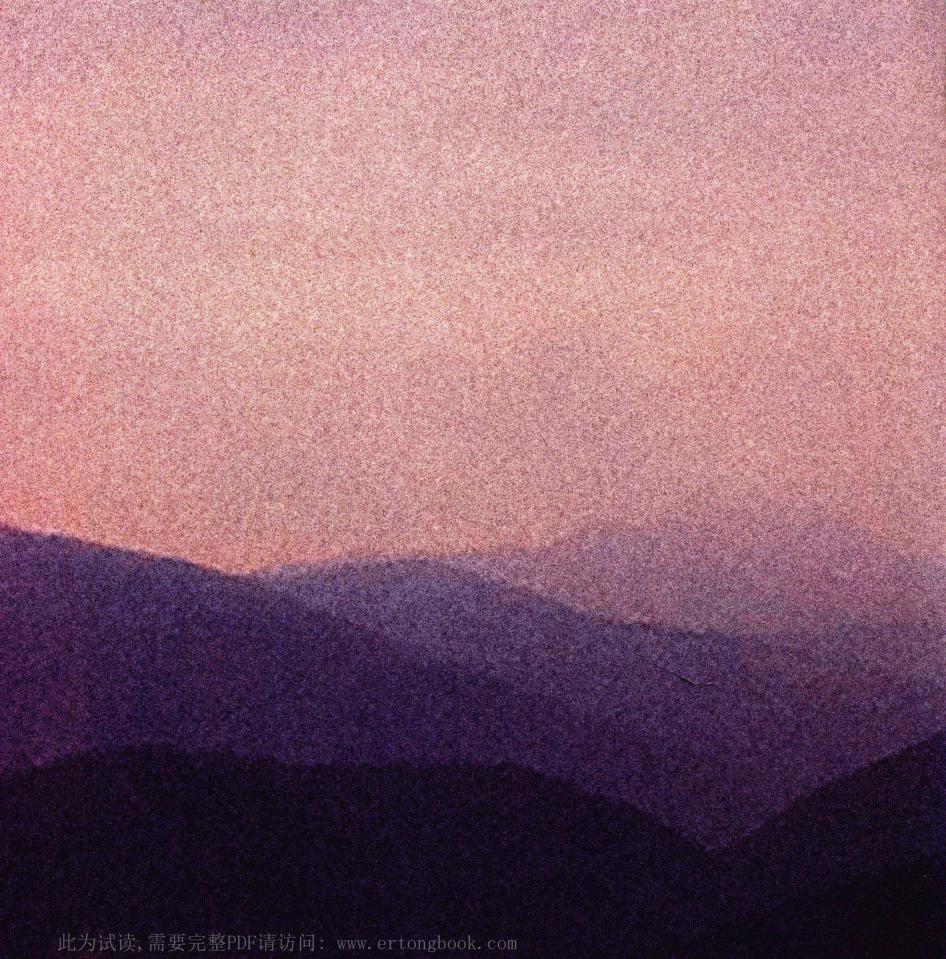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4-07824-7

定 价: 228.00元 (USD 35.8)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发行公司调换)





- 9 八栋住宅 / Davide Macullo EIGHT HOUSES OTTO CASE
- 11 建筑之上 / Interview with Davide Macullo by Yao Jing ON ARCHITECTURE SULL'ARCHITETTURA
- 17 草图 SKETCHES SCHIZZI

23 罗萨住宅

HOUSE IN ROSSA CASA A ROSSA

- ARCHITECTURE; A BRIDGE BETWEEN THE DNA OF A PLACE AND ITS FUTURE L'ARCHITETTURA, UN PONTE TRA IL DNA DI UN LUOGO E IL SUO FUTURO
- **移扎诺住宅** HOUSE IN MUZZANO CASA A MUZZANO
- 声景 / Roberto Favaro SOUNDSCAPE SOUNDSCAPE
- 65 格尔杜诺住宅 HOUSE IN GORDUNO CASA A GORDUNO
- 选择的时间 / Pino Musi THE TIME FOR CHOICE IL TEMPO DELLE SCELTE
- **提契诺住宅** HOUSE IN TICINO CASA IN TICINO
- 99 从文脉中提取 / Han Tao DRAWING FROM CONTEXT DISEGNARE DAL CONTESTO

### 目录 CONTENTS INDICE

105	科马诺住宅			
	HOUSE IN COMANO			
	CASA A COMANO			

121 认识地形 / Domenico Lungo UNDERSTANDING THE LANDSCAPE LE RAGIONI DELL'ESISTENTE

#### 129 卡拉比亚住宅 HOUSE IN CARABBIA CASA A CARABBIA

145 / Marino Cattaneo CARABBIA CARABBIA

#### 147 卢米诺住宅 HOUSE IN LUMINO CASA A LUMINO

169 卢米诺 / Mario Gemin LUMINO LUMINO

175 玛达玛庄园 / Mario Gemin VILLA MADAMA IN ROME VILLA MADAMA A ROMA

#### **177** 克努比奥住宅 HOUSE IN CANOBBIO CASA A CANOBBIO

193 达维德设计的房子 / Marino Cattaneo DAVIDE'S HOUSES
LE CASE DI DAVIDE

#### 195 住宅 THE HOUSES LE CASE

#### 199 草图 SKETCHES SCHIZZI

**真实与虚拟** / Roberto Vitalini, Jeanne Mengis, Tom Brooks THE REAL AND THE VIRTUAL II REALE ED IL VIRTU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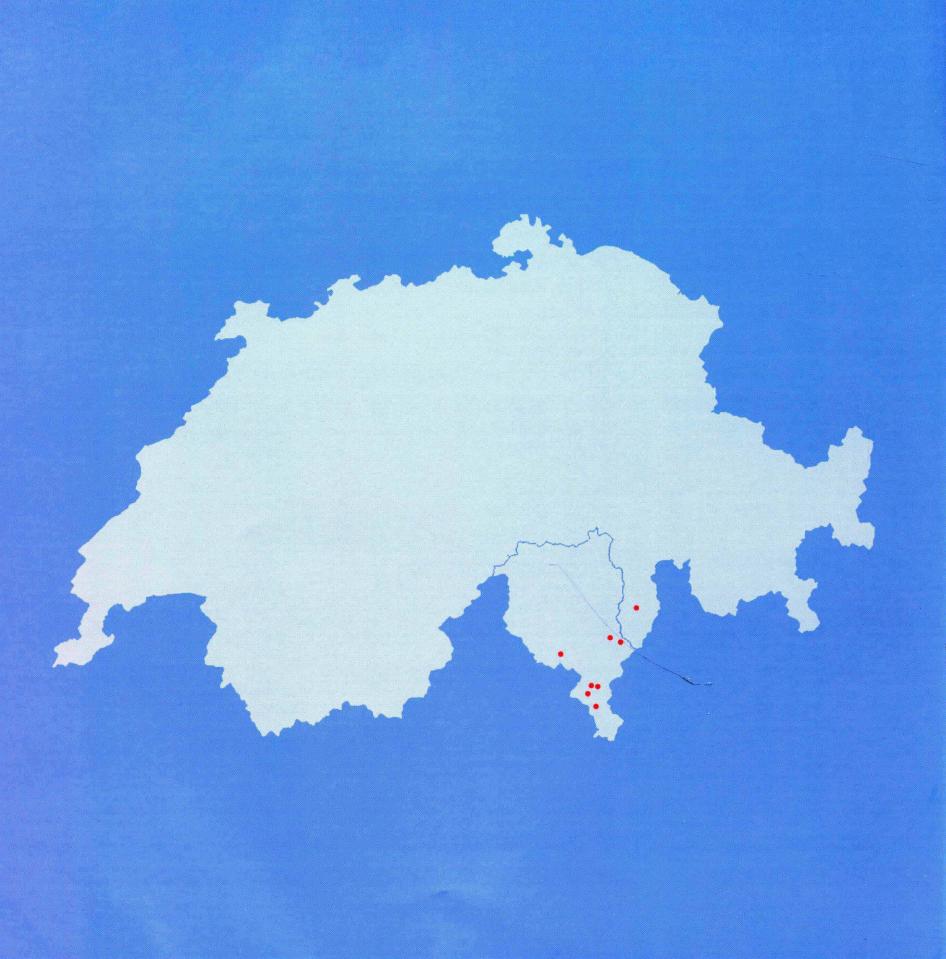
## **集尔尼科** / Marino Cattaneo GIORNICO GIORNICO

**工作室** / Aileen Forbes-Munnelly THE STUDIO LO STUDIO

## **213 致谢**ACKNOWLEDGEMENTS RINGRAZIAMENTI

**217** 项目回顾
LIST OF PROJECTS
ELENCO DEI PROGETTI

## **225** 特约撰稿人 CONTRIBUTING AUTHORS AUTORI CONTRIBUTI



## 八栋住宅 EIGHT HOUSES OTTO CASE

本书主要内容是对瑞士阿尔卑斯山南意大利语区中已落成的八栋住宅进行细致的阐述。这些住宅的表现方式不一,但表达的理念却相同:根植于当地的自然和文化背景,以现代的方式解读居住者的历史身份和需求。本书是一次关于作品的思想探索之旅,它以雄心和敬意为笔,抒发了滋润人类和土地的热情;它传递了细致的关爱,不强加于人,只为人服务;它代表了参与其中并作出卓越贡献的奉献者的承诺和热情,也使我们从中获得借鉴。

在介绍各个项目的同时,配合发表了一直以来支持达维德·马库洛建筑设计工作室,并与之合作多年的作者们所写的重要文章。这些作者提供了自己在哲学、音乐、摄影、媒体和虚拟现实等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这样做的目的是开启对话,从不同的和更广泛的角度接近作品及其所处的背景环境,以便理解为何做出那样的建筑选择。希望以此可以作为将来思考和辩论的起点。

Swissmadeinitaly illustrates eight houses built south of the Swiss Alps, in Italian Switzerland. Through the concrete experience of the houses, the intention is to convey the emotions, intuitions and reasons for making architecture. The search for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nhabitant-architecture-context is a departure point for a work that through its diverse and distinct expressions expresses a single objective: the desire to be rooted to the geographic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a place and to interpret, in a contemporary way, the historic identity and the needs of the inhabitants.

Alongside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projects are critical texts from authors who have throughout the years supported and collaborated with Davide Macullo Architects, offering their expertise in diverse fields as philosophy, music, photography and virtual reality. The intention is to open a dialogue, approaching the work and its context from different and broader perspectiv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architectural choic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can serve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future reflection.

Swissmadeinitaly illustra otto case costruite al sud delle alpi, nella Svizzera italiana, con l'intenzione d trasmettere le emozioni, le intuizioni e le ragioni del fare architettura attraverso un'esperienza concreta.

La ricerca delle relazioni tra abitante-architettura-contesto sono il punto di partenza di un lavoro che, attraverso espressioni diverse, testimonia un'unica attitudine: il desiderio di radicarsi al contesto geografico e culturale di un luogo e di interpretarne in chiave contemporanea l'identità storica e le necessità dei suoi abitanti.

Questa pubblicazione affianca, all'esposizione dei progetti, testi critici di autori che negli anni hanno sostenuto e collaborato con lo studio Davide Macullo Architects, offrendo il loro sapere in materie diverse: dalla filosofia, alla musica, spaziando fino alla fotografia e alla realtà virtuale.

L'augurio è che questo impegno multidisciplinare nell'affrontare il lavoro e nel rispettare il territorio possa servire quale spunto per ulteriori riflessioni.

#### 建筑学是怎么来的?

建筑学起源于童年的手势。我的想象是,一个孩子高高地举起胳膊,然后夸张地放下它们,以此来形容他的房子。像跳原始舞蹈一样,他用自己的身体在大地景观中刻画出一种氛围,界定自己的领土并构筑围墙。这个孩子具有建筑思想。米哈伊尔·巴雷什尼科夫在被问到靠什么谋生时,他回答说:"我占据空间"。

## 在您的作品中,时间元素永远是现在时。建筑是否受到时间的限制?

建筑永远是现在时,因为建筑是永恒的。建筑不受作者所限,但却受到它所能传达的感情的限制。当你走近北京天坛(建于15世纪)时,你会注意到,就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东西,一个灰色的石头通道,却给人如此飘逸的感觉。它好像飘浮在空气中,这是一种失去重力感的独特体验。你将意识到,如果仔细、精心地操控建筑规模,便可以传达一种理念,让人感觉到自己身处世界的中心。这具有非常的象征意义,因为在过去,通往庙宇的这条路,只允许皇帝一个人通过。建筑普遍性的另一个突出例证,是希腊的阿特柔斯国库(建于13世纪)。它像是在窥视墓穴。把确切的想法与工作的协调进行结合起来,再通过非凡、精致的合成,就为从生到死的通道赋予了能唤起人感情的力量。坚实的结构美,唤起了对于祖先的感情,使人感觉重新回到了母体。建筑与宇宙及人类相关联,不存在感情终点。艺术和音乐也一样。瑞士当代艺术家弗朗兹格里斯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完成一幅关于森林的画。这座森林变成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可以找到灵感,让自己变得更加美好。就好像在倾听年轻的塞尔维亚小提琴手内马尼娅·拉杜洛瓦茨演奏维瓦尔第的《四季》。

我们也可能会问,什么是建筑时间?建筑时间的意思是,善待自己的时间。经验告诉我,某个空间也许只会持续一瞬间,但也可能会留给你相伴一生的感情。在作品中,我们尽力创造出一个空间,让它面向诱人的原野和自然界的细节,从而揭示某个地方的奥秘。这种方式能够刺激亲密、内省的反应。通过让远处的某一块风景接近我们,我们可以体验和享受它;可以细细地品味原野,平静且使人感到安慰。没必要构建只用来看的空间,需要构建的是可以从我们自己不同的视角来观察的空间。如果你的生活空间与你的感觉相称,那么,你就会觉得环境是和谐的。这样的

生活创造出了时间,让人感觉活得更长。当一个人永远地离开某个空间时,他在身后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他曾经占据的空间将会继续承载其他人的生活。物件、自然以及建筑使我们得以生存,而生命的短暂则教会我们应该如何恰当地举止。我们应该致力于建造好的建筑,并为之负责。布鲁诺·姆纳里曾经说过:"一个文明的种族生活在自己创造的艺术品中间。"

#### 建筑师面临怎样的挑战?

建筑师所面临的挑战,是与自己竞争,帮助并了解其他人的共同需要,并把这些需要转化到建筑空间之中。这会是了不起的成就。我喜欢把创造空间的过程当做情感之旅,而不是为了满足诱惑而进行的冒险。我想到的是,在得到一块土地之后,耕作它所付出的辛勤劳作和努力。我们耕作的土地是创造性的土地。在设计空间时,我们会时不时地遭遇人类的本能,既雄心勃勃,又脆弱而易受影响。建筑的质量与它提供给其居住者的生活质量成正比。在评价建筑质量是好还是坏之前,我们说,建筑的质量在于它为将要居住的人做了何种程度的考虑,而不是为意识形态做了何种程度的考虑。

## 我们所处的时代流动性很大。这对于您的工作意味着什么?

现在的流动性与过去的流动性相比,依赖于即时通信。我相信流动性是所有时代的标志,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人们一直在旅行。我依然可以感受到曾经把欧洲置于世界中心的、伟大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和港口中那国际大都会街道的味道,当时的世界,是探险家和城市奠基人的世界。现在与以前相比,气氛很可能已经改变,变得更轻松、更自由:通信速度加快,产生了一种超然感,每个人与所有东西都很接近。在某个至少能听到四种语言的地方,我们感到宾至如归。

人,既游牧又定居,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段不平凡的旅程, 他花费在旅行上的时间比在原地待着的时间更多。当我们 在某处停下时,就会将自己嫁接到某个空间中,这个空间 为我们的旅程增添了韵律。这个空间向现实世界开放,但 是当我们继续旅行或坠入爱河时,它仍然会欢迎我们进入 自己那个亲密世界。我们从来没有丢失生活习惯,但是却 依赖于偶尔的生活片段,我们从这些生活片段中飞向梦想。 人类的二重性(游牧性和定居性)滋生了这种想法,即, 建筑应当表达一种和解的理念。你越接近某种东西,例如, 城市、房屋、物件,它就越会发生变化,揭示出自己的私 密世界。

#### 符号有多重要?

符号代表感情,对学习有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建于15世纪,印度)是用鲜红色的阿格拉石灰岩修筑的。从地基到装饰物,使用的都是这种单一材料,它唤起了建筑的能量和人类对于建筑的尊重。将宗教符号转化为优雅的石头,这一能力让我们感知到自己是人类灵魂及其与社会关系的部分写照。

符号是时代及其人民的画像,似乎很自然的,史前的人类洞穴就是人类的家。罗马的法尔内塞宫殿(安东尼奥·达桑加罗、米开朗基罗,16或17世纪。)就是一幅关于16世纪贵族的画像。宫殿外墙上那让人印象深刻的比例设置,消除了罗马式的厚重,展现出一种政治和经济的力量。

今天,一个崭新的阶段已经开始。奥林匹克体育场和鸟巢 (赫佐格和德·默隆)是给脸谱网匿名用户的画像。错综复 杂的三维结构,呈现出线状渠道,代表着当今的网络连接。

按照定义,神圣空间或权力空间中会充斥着各种符号,但是当我看到它们时,总是当做画像或者会把它们与画像联系起来。乡下牧师的优雅和细心、佛教和尚微笑的安详、拉比欢愉的严肃,或者祈祷报时者那热情洋溢的权威,可以让任何一个空间变得神圣。这就好像家庭中的爱,能让居住空间变得神圣。往往在我们盖房子时,孩子就出生了。

#### 在信息时代, 素描有没有一席之地?

我们的作品总是从铅笔开始。素描给予我们享受未知的自由。这种未知和自由具有内在的目的性,使我们能够发现新的情感。有一本伟大著作叫做《看见即忘记》(罗伯特·欧文,1982年),就谈到了这一点。在你知道某种树的名称之前,努力领会它的美丽,然后,用一种你也许再也不会重复的外语,学到它的正确名称。这是一种极其简单而亲密的联系,可以用创造出的话语或者图画来解释。素描既直观又直接。不假思索地画图吧,你将会发现无法用言语

### 建筑之上 ON ARCHITECTURE SULL'ARCHITETTURA

INTERVIEW WITH DAVIDE MACULLO BY YAO JING

形容的事物。

绘图揭示你是谁、你改变了多少。就好像小孩儿一样,在 大人介入之前,我们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并不知道它 是什么,也不知道它会带我们去哪里。对于建筑师来说, 这是一种对于权力的健康表达,一旦你在直觉上理解它了, 你就可以构建它。你开始理解这些朴实的图画的重要性和 意义。它们是一种秘密脚本。描线就好像是天上的星座, 从来不以相同的面貌示人。它们定义的深度和程度不同。 你会在它们当中不断发现新的星座,因为有些线条比其他 线条更加明亮。但是,跟星座不同的是,我们不会受到线 条的诱惑,却会被线条之间的东西所诱惑。我们在景观中 移动,在占据的空间中生活。

#### 工作室与虚拟现实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们已经从罗伯托(巴适巴公司)那里获知,我们现在生活在"虚拟现实"的世界中,它不再是"虚拟现实"。我们正在目睹人们在这个虚拟时代中的重大转变——自我延伸;这改变了我们与自我本能之间的关系。技术的持续使用及其演进,过滤掉了我们内省关系中的物质条件和情感条件。这些过滤器的持续发展让我们实时地意识到我们自己在进化。人类与自己肉体的关系仍然很重要,与建筑环境的关系也同样重要。我们在虚拟空间中旅行得越多,内置空间越有助于在天地之间给我们给予保护。

同样的,绘图通过虚拟的方式,让空间活了起来,想象一 下,你可以听到居住在空间里面的居民的需求。这些需求 不会变化。内容也许会变,但是把我们带离公共空间,经 过私人空间,进入亲密空间的路径,不会变化。从亲密"裂 缝"开始,向虚拟世界前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培养出 属于自己的"真实的虚拟"。通过与巴适巴公司合作,我 们正在探索如何利用新技术影响空间概念。今年,我们开 展了一个图表视频项目,以便尝试理解一个完全采用数码 方式的项目是如何影响我们对于自己生产的图像的敏感性 的。做这种练习的目的在于, 培养我们与这些非凡手段之 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它与自然有明显的联系,并且限制 我们使用已经存在于自己想象中的模式。仅仅出于好奇, 我们通过别人的眼睛看世界。视频从某个点开始,变成一 个种子,它开始膨胀,变成土壤,然后变成高山。山峰被 涂成白色,河流从上面流淌而下。土地变得松软,生出一 棵树,它开始长大,生出花蕾,花朵盛开,伸向天际,给

密集成群的昆虫以生命。这是一个可视化的故事,是伴随 着鲜艳色彩的想象。

#### 在虚拟时代,墙的分量是什么样的?

它的实际重量比以前降低了, 但是这并没有降低它的必 要性。我们只能把自己包裹在头脑中并不明确的空间里。 在那里,没有墙面,只有玻璃,但是与墙面不同的是, 玻璃能够反映。通过反映,可以建造出非凡的世界,但 这只有在环境欢迎我们的时候才可以。如果太透明,会 使得灵魂不安。在玻璃房中, 你躲在宽大的沙发或者书 柜后面, 寻求最终庇护。空间的墙面和开口是人所穿的 衣服,这些衣服把人包裹起来,同时也释放了他们。它 们表示,人们逐渐从公共生活转向私密空间,穿越传统 的、透明的空间,向着社会化的、受欢迎的世界扩展自 己的私密空间。并不真正存在什么内部和外部,当你在 房子里时,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区别仅仅在干,冷和热、 平静或激烈、湿或干。当我们独处浏览网页的时候,或 者阅读一本书的时候,或者专注于某件事的时候,我们 觉得在里面,我们的思想云游于九天之外,所以我们的 身体"穿着"房子,以便感觉安全并受到保护。思想比 身体跑得快。我们也可以想象,柔和的光线穿过包裹膜, 轻轻地触摸着有机空间。我们几乎是在自己的身体中, 但是却不一定喜欢住在这些梦幻空间中。

墙体被修建在已经被空气所占据的空间里。当我们移动时,如果空气产生摩擦,就意味着有物质符合我们最基本的看法。就好像某个地方的能量,当空气在其中流动时,地方本身及其身份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发明一种体系,来巩固空气,从而能够与之一起构筑一块块氛围,形成厚重的、自我支撑的绝缘膜,或透明或不透明,或坚硬或柔软。这种技术将会节省时间,降低建设成本,并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空气是一种可生物降解的材料,很容易被清除;建筑将变成即时的姿态。

不管使用什么材料,我认为在建设人类栖息地的时候,墙体仍然是必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含义会发生简单的变化。比如,在德斯太尔抽象画派发起的运动(1917年)中,空间张力成为建筑界的重大变革,是古典世界的真正转折点。但是,从人类的经验来看,它仍然不确定。如果转换点太过尖锐、太过精确。就好像一个有关人类课题的实验室,开启了建筑学的宽阔视野。这已经足以传承后代,扩

展墙体,将人类容纳在舒适、温暖且柔和的凹面中,并投射到无穷远的凸面上,给予人类以确定感。

墙体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诱惑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悬浮在虚空的感觉。奇怪的是,如果墙体在"飞",那么我们会感觉更加接近土地。想象一下,当墙体四处移动时,你在原地不动。这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而哪些风景又是想纳入自己的生活范围内的。

#### 为什么你的工作室标志是一棵树?

树让我着迷,因为它是生命的象征。事实上,我们正在着手一个视频项目,叫做"生命周期",树,是这个项目的主角。尽管树可以被移植,但是它们总有理由在某个地方生长;同样的道理,建筑应该也有理由在我们种植它的地方生长。另一样将树木与建筑联系起来的东西是,树木生产纸张,而建筑也应该是可以循环利用的材料。我们可以用树来比喻人:我们成长,我们被培育。我们与所处的环境相联系,被嫁接到环境中,被移植并适应环境。我们像花儿一样,用花粉来繁殖。我们能够感觉到自己脚下的根正在穿透土地。我们爱上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找到了稳定和平衡的感觉,即使是在大都市空间里也一样。人工世界的兴奋经历,引导我们去修建一个假想的自然世界。

如果你被困在电梯中,一百米的高空,梦想自己被一座假想的潮湿的森林所包围。在森林中,没有人梦想坐电梯,我们觉得自由,因为我们能看到自己的脚踩在哪里。

我喜欢想象出某个事物所在的画面,而树,指向一个神奇的世界。

#### YJ: Where does architecture come from?

DM: It starts with the gestures of childhood. I imagine a child that raises his arms up high and lets them fall again theatrically in order to describe his house. Like a primitive dance, with his body he carves out an atmosphere from the landscape, he defines his territory and builds his wall. This child has thought of an architecture. Mikhail Baryshnikov when asked what he did for a living replied, 'I occupy space'.

### YJ: In your work time is an ever present element. Is there a time for architecture?

DM: It is always the right time for architecture because architecture is timeless. Architecture is not bound to its author but to the emotions it can convey. As you approach the Temple of Heaven in Beijing (15c.), you notice how such a simple thing as a grey stoned access pathway can offer such a sense of lightness. It is like floating on air, it is a unique experience, losing your sense of gravity. You realise how such a careful and refined manipulation of scale can transform an idea, making man feel like he is at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This is very symbolic as the pathway to the Temple was once reserved solely for the emperor. Another striking example of the universality of architecture is the Treasury of Atreus in Greece (13c). We are given a privileged glimpse into a tomb. The evocative power of the passage from life to death is rendered with an extraordinary refined synthesis through the union of a precise idea and the balanced execution of the work. The solid beauty of the structure ignites the ancestral emotions, evoking a sense of a return to the womb. Architecture is related to the universe and to people and as with the emotions, it has no expiry. The same goes for art and music. Franz Gertsch, a contemporary Swiss artist, took more than a year to complete his painting of a forest. That forest becomes a world within which we can find the inspiration to better ourselves. It is like listening to Nemanja Radulovich, a young Serbian violinist, playing Vivaldi's Four Seasons.

We might also ask what is time in architecture? Time in architecture means to treat yourself to time. My experiences tell me that a space can last just an instant or can leave you with an emotion that stays with you for a lifetime. In our work, we try to reveal the mysteries of a place by creating spaces that open both to the seductive horizons and the details in nature. It is a way to stimulate an intimate, introspective reaction. We can experience and enjoy the distant landscape by having a piece of it close to us; we can have the horizons in the details. It is calming and reassuring.

There is no need to build spaces to look at, rather spaces where we can s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ourselves. If your living space corresponds with how you feel, you have a sense of harmony with the environment. Living like this creates the gift of time and the sensation of living longer. When a person leaves a space forever, he leaves behind his traces. The space he occupied will be host to other lives. Objects, nature and buildings survive us and the brevity of life teaches us what our priorities should be. We need to be committed and responsible for building well. 'A civilized people live in the midst of their art'- Bruno Munari.

#### YJ: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for an architect?

DM: The challenge is in competing with yourself to help and understand the common needs of others and translate them into built space. It can be quite a challenge. I like to think of creating spaces not as an adventure into temptations but as a journey into the emotions. I think of the hard work and effort that goes into taking a piece of land and cultivating it. The territory we cultivate is that of creativity. When we design space we are confronted continually with that great human ability to be ambitious yet fragile and easily influenced. The quality of a building is proportional to the quality of life it offers its inhabitants. Before being good or bad, its quality lies in the extent to which it has been thought for the person who will live in it and not for an ideology.

## YJ: Ours is an era of great mobility.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your work?

DM: Mobility today, compared to the past is dependent on instant communication. I believe that all the ages have been marked by mobility, be it physically or mentally, people have always travelled. I can still sense the flavour of the cosmopolitan streets of the great European Renaissance cities and ports that once put Europe at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a world of explorers and city founders. Today, probably more than before the atmosphere has changed, it is lighter, freer; thanks to the speed of communication there is a sense of detachment, everyone is close to everything. We feel at home in a place where we hear at least four languages.

extraordinary journey, and he travels more than he stands still. When we stop somewhere, we graft ourselves to a space, a place that gives rhythm to our journey. This space opens up to the real world but can also welcome us into its intimate world when we travel or when we fall in love. We never lose the habit of living but live on the branches from where we fly to our dreams. Stemming from the duality of man (nomadic-sedentary) is the idea that architecture should address the notion of rapprochement. The closer you come to something, the city, the house, an object, it transforms, revealing its secret worlds.

#### YJ: How important are symbols?

DM: Symbols represent the emotions and as such are useful for learning. Fathepur Sikri (15c. India) is built with bright red Agra limestone. With this single material, used for everything from its foundations to decoration, it evokes an energy and a respect. The capacity to transform religious symbols into elegant stone gives us the sense that we are part of a portrayal of the human soul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community.

Symbols are the portraits of the ages and their people. It seems natural that the caves of prehistoric man were his home. Palazzo Farnese (Antonio da Sangallo, Michelangelo, 16/17c.) in Rome is the portrait of a 16th century noble. The impressive proportions of its façade dematerialise the Roman heaviness and represent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Today, a new phase has begun. The Olympic Stadium, the Bird's Nest (Herzog and de Meuron) is the portrait of an anonymous facebook user. The intricat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represents the threadlike channels and connections of today's networks.

By definition, sacred spaces or spaces for power are awash with symbols but I see them or relate to them always as portraits. The elegance and care of a provincial priest, the smiling serenity of a Buddhist monk, the cheerful seriousness of a rabbi or the passionate authority of a Muezzin can make any space sacred. Just like how the love in a family renders sacred the living space. Often, when we build houses, children are born.

## YJ: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s there a place for the sketch?

DM: Our work always starts with the pencil. The sketch leaves us the freedom to enjoy the unknown. This unawareness, this freedom, has an intrinsic purpose in that it allows us to discover new emotions. There is a great book, 'Seeing is Forgetting' (Robert Irwin, 1982) that touches on this. Before you learn the name of a tree, try to grasp

its beauty, then maybe learn its correct name in a foreign language you might never repeat. This is a very simple and intimate association, which can then be explained by invented words. Or a drawing. A sketch is intuitive and immediate. Draw without thinking and you will discover things that you could not describe with words.

Drawing reveals who you are and how much you change. Just as with children before adults intervene, we start something without knowing what it is or where it will take us. For the architect it is a healthy expression of power, once you understand it intuitively, you can build it. You begin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se ingenuous drawings. They are a kind of secret script. The lines that are traced are like the constellations in the sky, they are never seen in the same way. They have different depths and degrees of definition. You constantly find in them new constellations because some traces are more brilliant than others. Unlike the stars however we are not seduced by the lines, but what lies between them; the landscape within which we move and the life that occupies the space.

## YJ: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studio with virtual reality?

DM: We learn from Roberto (bashiba) that we now live in a world of 'real virtuality', it is no longer 'virtual reality'. We are seeing a major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 in this era of the virtual - the extension of the self; it changes the relationship we have with our instincts. The constant use and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filters the physical and emotional conditions of our intropective relationship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se filters makes us conscious, in real time, of our evolution. Man's relationship with his own physicality remains essential, as does his relationship to the built environment. The more we travel in virtual spaces, the more that built spaces serve to keep us tended between earth and sky.

Drawing too makes spaces come alive in a virtual way; you imagine you can hear the needs of the inhabitants within it. These needs don't change. The contents may change but the path that takes us from the public space, through the private space to the inimate remains the same. It starts from the intimate 'cracks' that take off towards virtual worlds where they cultivate their own 'real virtuality'. Through our collaboration with bashiba, we are exploring how new technologies can influence the concpetion of space. This year we started with a graphic video project to try to understand how a project created entirely with

digital methods could influence our sensitivity to the images we produce. It is an exercise that aims to cultivate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se extraordinary means. We consider it clearly tied to nature and have limited ourselves to the use of patterns already present in our imagination. We are simply curious to see the world through other eyes. The video begins with a point, that becomes a seed, it expands, becomes the earth, the mountains. The peaks are coloured white and the rivers 'run' down from them. The land softens, a tree is born, it grows, buds and flowers bloom, stretching to the sky, giving life to the dense swarms of insects. It's a visual story to imagine with bright colours.

#### YJ: What weight does the wall have in the virtual era?

DM: Physically it weighs less than before, but that doesn't make it any less necessary. We can only wrap ourselves in undefined spaces in our minds. Where there is no wall there is glass, but unlike the wall, the glass reflects. Reflections build extraordinary worlds, but only when the environment is welcoming. Too much transparence makes the soul uneasy. In a glass house, you end up seeking refuge, hiding in a large sofa or behind a bookcase. Walls and openings are the clothes of a person, wrapping them up and at the same time freeing them. They mark the gradual shift from the public life to the intimate, passing transitional and transparent spaces, that expand the intimate spaces out to the social and welcoming world. Inside and outside don't really exist; when you are in the house, the divison betwe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s just a notion of hot and cold, calm or storm, wet or dry. When we are alone or surf the web, or read a book or concentrate on something, we feel we are inside; our minds are distant so our body 'dresses' itself with the house to feel secure and protected. The mind travels faster than the body. We can also imagine organic spaces, caressed by soft lights that pass through enveloping membranes- we could be almost 'be' inside our body but these would dreamlike spaces where we would not necessarily like to live.

A wall is built in a space that is already occupied by air. If there is friction in the air when we move, it means that there is material for our most elemental perceptions. It is as if the energy of a place, the place itself and its identity change as the air moves through it. We could invent a system to solidify the air so we could build with it, pieces of the atmosphere, forming thick self-supporting insulated membranes, transparent or opaque, hard or soft. It would be a technology that reduces the time and cost of construction and solve various social problems. The air is

a biodegradable material and therefore easily recycled; building would become an immediate gesture.

Whatever the material, I think that the wall will remain an essential compon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abitat of man. Its meaning will simply change. For example, the spatial tension in the movement De Stijl (1917) was the great revolution in architecture, the true turning point with respect to the classical world. But it remained uncertain with regard to its perception of human experience. It is as if its shifting planes were too sharp and mathematic. It was like a laboratory with human subjects that opened up the wide horizons of architecture. It was enough, to succeeding generations, to expand the walls to accommodate man in a comfortable warm soft concavity and project him along convexity to infinity and give him back a sense of certainty.

The seduction of the wall in our generation lies in creating the sense that the walls are suspended in a void. Paradoxically, if the wall "flies" we feel more connected to the land. Imagine that the walls move around while you stand still. It helps us to understand what we do not want to see and what part of the landscape you want to take in.

#### YJ: Why is your logo a tree?

DM: The tree fascinates me because it is the symbol of life. In fact we are working on a video project at the moment called 'The cycle of life' where the main player is a tree. Although trees can be transplanted, they always grow in a place for a reason; likewise architecture should have a reason to grow in places where we plant it. Another thing that links the tree to architecture is that it produces paper and architecture too should be a material to recycle. We can use the metaphor of the tree for people too: we grow and we are nourished. We are connected to our environment, grafted to it, we are transplanted and we fit. We multiply like flowers with their pollen. We can feel the roots under our feet penetrating the earth. We fall in love with a place where we find a sense of stability and balance, even in metropolitan spaces. Experiencing the excitement of the artificial world leads to the building of an imaginary natural

To be shut in an elevator, one hundred metres up, you dream you are surrounded by the dampness of an imaginary forest. In the forest, no one dreams of being in a lift, we feel free because we watch where we put our feet.

I like to imagine things visually and the tree refers to a magical world.

#### YJ: Dove nasce l'architettura?

DM: Nasce dalla gestualità infantile. Immagino un bambino che alza le braccia molto in alto, le fa ruotare verso il basso con un movimento teatrale per raccontare la sua casa, come in una danza primordiale, ritaglia con il corpo un'atmosfera dal paesaggio, definisce un territorio e costruisce il suo recinto. Questo bambino ha pensato un'architettura.

Alla domanda: cosa fai nella vita, mi ha affascinato la risposta di Mikhail Baryshnikov: "Occupo lo spazio".

## YJ: Nel vostro lavoro la componente del tempo è sempre presente, c'è un tempo per l'architettura?

DM: È sempre il momento giusto per l'architettura, perché non ha tempo. L'architettura non è legata ad un autore, ma alle emozioni che sa trasmettere. Quando cammini verso la sala della preghiera del tempio del Paradiso a Pechino (XV sec.) ti accorgi come un tema semplice, quale un percorso d'accesso realizzato in pietra grigia senza tecnologie particolari, può regalare una percezione di leggerezza. Hai l'impressione di volare su un velo d'aria. È un'esperienza unical Si perde il senso di gravità. Realizzi che la raffinata scelta di semplici manipolazioni di scala trasformano una volontà e un'idea in un momento di profonda emozione, che fa sentire l'uomo al centro del mondo, il che è molto simbolico, visto che era il cammino riservato all'imperatore. Un altro esempio straordinario dell'universalità dell'architettura è il tesoro di Atreo a Micene (XIII sec. a.C.). È come dare una sbirciatina nella propria tomba. L'impressionante forza evocativa del passaggio tra la vita e la morte è resa con raffinata sintesi attraverso l'unione di un'idea precisa e di una calibrata esecuzione dell'opera. La solida bellezza di questa costruzione lascia scorrere l'emozione ancestrale di un ritorno nel ventre materno.

L'architettura è relazionata al cosmo e alle persone, e come per le emozioni non ha date di scadenza. Lo stesso vale per l'arte e per la musica. Franz Gertsch (artista contemporaneo svizzero) impiega più di un anno per completare un quadro che rappresenta un bosco e ne fa quattro, uno per ogni stagione. Quel bosco così dipinto da lui diventa un mondo dove trovare la motivazione profonda per migliorarsi. Così come ascoltare Nemanja Radulovich (giovane violinista serbo) suonare le quattro stagioni di Vivaldi scritte all'inizio del XVIII sec.

Ci si potrebbe anche chiedere cos'è il tempo in architettura. Il tempo in architettura è regalarsi il tempo. Le mie esperienze mi suggeriscono che uno spazio può durare un istante oppure regalare un'emozione infinita che si ricorda per tutta la vita. Nel nostro lavoro cerchiamo di rivelare la presenza dei misteri di un luogo attraverso la creazione di spazi che si aprono contemporaneamente verso orizzonti seducenti e dettagli di natura. Questo processo è un modo per stimolare una reazione intima, introspettiva. Il fascino

di ciò che sta lontano lo si gode quando una porzione di esso ci sta accanto. Rassicura e acquieta il desiderio. Non serve costruire degli spazi da guardare, ma degli spazi in sente in armonia con l'ambiente in cui si vive, solo quando il proprio spazio di vita ci corrisponde. Così si abita facendosi dono di un tempo prezioso e si scopre la sensazione di vivere più a lungo. Gli spazi abbracciano la vita. Quando un uomo lascia il suo spazio per sempre, di lui rimane ciò che ha dato. A chi rimane, ciò che gli si ha offerto. Lo spazio che lui occupava ospiterà altre vite. Questa semplicità di spirito rasserena. Se gli oggetti, la natura e gli edifici ci sopravvivono, l'uomo occupa il suo spazio di vita per poi andarsene senza lasciare tracce. La brevità della vita insegna quali sono le priorità delle proprie azioni e ad assumere l'impegno e la responsabilità di costruire bene. "Un popolo civile vive in mezzo alla sua arte." (Bruno Munari).

#### YJ: Quali sono le sfide per un architetto?

DM: Il piacere di riuscire a competere con se stessi per aiutare gli altri a condividere le proprie necessità, che sono comuni a tutti, per poi in seguito tradurle in spazio costruito. È un grande traguardo. Mi piace pensare allo spazio non come un'avventura nelle tentazioni, ma come un viaggio attraverso il mondo delle emozioni. Penso a quante fatiche e competitività riempiono il lavoro nella vita degli uomini per guadagnarsi della terra, anche poca, da poter coltivare. L'orto che noi coltiviamo è quello della creatività. Quando si pensa ad uno spazio che deve nascere ci si confronta continuamente con la grande qualità dell'uomo di essere ambizioso e al contempo fragile e influenzabile. La qualità di un edificio è proporzionale alla qualità di vita che offre ai suoi abitanti. Prima di essere bello o brutto, la qualità sta nella misura in cui è pensato, più per l'uomo che lo abita che non per un'ideologia.

#### YJ: La nostra è un'era di grande mobilità. Cosa significa per il vostro lavoro?

DM: La mobilità di oggi rispetto a quella del passato è dipendente dalla comunicazione immediata. Credo che tutte le epoche siano marcate dalla mobilità, sia in senso fisico che mentale gli uomini hanno sempre viaggiato. Mi sembra di sentire ancora i sapori cosmopoliti dei vicoli delle grandi città portuali europee del rinascimento che hanno messo l'Europa al centro del mondo. Un mondo di grandi viaggiatori e fondatori di città. Col passare del tempo sempre più le culture si sono mescolate e così anche le tipologie e i pregiudizi. Oggi forse più di ieri si respira un'aria leggera, di spiriti liberi, perché grazie alla velocità, si è vinto il senso di distacco e tutto e tutti sono vicini. Ci si sente a casa in

qualsiasi posto dove si sentono parlare contemporaneamente almeno quattro lingue, altrimenti si è degli estranei.

L'uomo è nomade e sedentario allo stesso tempo; abitare è un viaggio straordinario, si viaggia più di quanto si abita. Quando ci si ferma, ci s'innesta in spazi che sono luoghi di pausa che ritmano i propri percorsi. Gli spazi si aprono verso il mondo reale accogliendoci quando si viaggia nei propri mondi intimi e virtuali o si coltiva l'amore. Non si perde l'abitudine di abitare, ma si vive su rami da dove spiccare il volo verso i propri sogni. Nasce proprio dalla dualità dell'uomo (nomade-sedentario) l'idea che l'architettura deve occuparsi della nozione di avvicinamento. Più ci si avvicina a qualche cosa, questo si trasforma, svelandoci i suoi mondi segreti.

#### YJ: Quanto contano i simboli?

DM: Rappresentano le emozioni e sono utili per apprendere. Fathepur Sikri (XVI sec.), antica capitale Indiana, costruita in pietra calcare d'Agra di color rosso vivo, infonde nella sua eleganza, energia e rispetto per lo straordinario utilizzo di un unico materiale dalle fondamenta ai decori. L'accortezza nel trasformare simbologie religiose in volumi raffinati di pietra trasmette, a questo luogo costruito, una sensazione di vivere in una raffigurazione della complessità dell'animo umano e le sue relazioni del vivere in comunità.

I simboli sono i ritratti delle epoche e dei loro abitanti. Le grotte le si associano all'immagine di crudezza dell'uomo preistorico, sembra assolutamente naturale che fossero le sue case. Palazzo Farnese (Antonio da Sangallo, Michelangelo, XVI/XVII sec.) a Roma è il ritratto di un nobile del 500'. Le straordinarie romana, rappresentano il potere politico ed economico. Oggi è iniziato un nuovo viaggio. Lo stadio olimpico Bird Nest di Pechino (Herzog & De Meuron) è il ritratto di un anonimo utente di facebook. Le aeree trame filiformi della struttura, nel loro intrico tridimensionale, sono la rappresentazione dei canali delle connessioni nella rete. Per definizione lo spazio sacro e lo spazio del potere sono carichi di simboli, ma in qualche modo mi ritrovo sempre a relazionarli a dei ritratti. L'eleganza e la cura di un prete di provincia, la serena gentilezza sorridente di un monaco buddista, la gioviale serietà di un rabbino o la passionale autorità di un Muezzin, rendono sacro qualsiasi spazio. Come l'eleganza che esprime l'amore della famiglia rende sacro lo spazio abitato. Quando si costruiscono le case spesso nascono i bambini.

## YJ: Nell'era dell'informatica qual è lo spazio lasciato allo schizzo?

DM: Il nostro lavoro parte sempre dalla matita. Lo schizzo lascia ancora la libertà al piacere dell'ignoranza. Esiste una forza propositiva intrinseca nell'ignoranza che fa scoprire

emozioni nuove. A questo proposito è molto interessante il libro "Seeing is Forgetting" (Robert Irwin, 1982). Prima di conoscere il nome di un albero basta coglierne la bellezza, poi magari se ne impara il nome corretto in una lingua straniera che non si riesce a ripetere. Si fa così un'associazione molto semplice e intima, che poi si spiega con altre parole, inventate, o con un disegno. Lo schizzo è una pratica intuitiva. Disegnare senza riflettere permette di scoprire cose sorprendenti che non sarebbe possibile descrivere con le parole come nell'immediatezza dello schizzo. Disegnare svela ogni volta chi si è e quanto si cambia; come per i bambini, prima che intervengano gli adulti, è un piacere iniziare senza sapere cosa si sta facendo e dove si viene trasportati. Per l'architetto è una sana espressione di potere, appena lo intuisce, sente che lo si può costruire. Allora si inizia a capire cosa significavano i disegni fatti con ricercata ingenuità. È una sorta di scrittura segreta. Le linee che tracciano gli spazi sono come le costellazioni nel cielo, non le si vedono mai nello stesso modo. Hanno profondità diverse e un grado di definizione diverso. Ogni volta si scoprono delle costellazioni nuove perché alcuni tratti si fanno più brillanti di altri. Al contrario delle stelle, quello che ci seduce non sono le linee, ma è ciò che sta tra le linee: il paesaggio all'interno del quale ci muoviamo. E' la vita ad occupare lo spazio.

### YJ: Qual è il rapporto dello studio con la realtà virtuale?

DM: Ormai abbiamo imparato da Roberto (Bashiba) che viviamo nella "real virtuality" e non più nella "virtual reality". Una grande trasformazione degli umani nell'era dei mondi virtuali – estensioni del proprio io - risiede nel come cambia il rapporto con il proprio istinto. L'utilizzo continuo di mezzi tecnologici, anche nell'attività fisica, interpone dei filtri che condizionano la relazione introspettiva delle persone. Lo sviluppo continuo di questi filtri ci rende coscienti in tempo reale della nostra evoluzione. È una ricerca che non considera un obbiettivo da raggiungere; sembra un puzzle infinito. Malgrado ciò, la relazione dell'uomo con la propria fisicità rimane imprescindibile così come la sua relazione con il contesto costruito. Più si viaggia in spazi virtuali, più lo spazio costruito serve per tenderci tra terra e cielo. Anche disegnare fa vivere gli spazi in modo virtuale, ma attivamente, perché si immaginano ascoltando le esigenze dell'intimo, e guesto non cambia. Cambiano i contenuti ma non il percorso che ci porta dallo spazio pubblico, attraverso lo spazio privato, fino agli ambienti riservati all'intimità del singolo. È partendo dagli "anfratti" intimi che si decolla verso mondi virtuali dove coltivare la propria "real virtuality". Attraverso la collaborazione con Bashiba stiamo esplorando come le nuove tecnologie possono influenzare la concezione degli spazi. Iniziamo quest'anno un lavoro di video-grafica per meglio comprendere come un progetto interamente sviluppato con i mezzi informatici può influenzare la nostra sensibilità rispetto alle immagini che produciamo. È un esercizio che ha come scopo unicamente di coltivare la nostra relazione con questi mezzi straordinari e lo pensiamo, evidentemente, legato alla natura per limitarci nell'utilizzo di pattern già presenti nel nostro immaginario. Siamo semplicemente curiosi di quardare il mondo con altri occhi. Il video parte con un punto che diventa un seme, si espande, forma la terra, si gonfia, forma le montagne, le cime si colorano di bianco e scendono i fiumi che ammorbidiscono il suolo. nasce un albero, cresce, sbocciano le gemme e i fiori. I pistilli si stirano verso il cielo con vigore e danno vita a degli insetti meravigliosi che volano in sciami densi verso un punto morbido sul terreno e vi si immergono: diventano semi. È una storia visiva da immaginare con colori sgargianti.

#### YJ: Quanto pesa il muro nell'era virtuale?

DM: Fisicamente pesa meno di prima, ma come prima il muro è necessario. Ci si può avvolgere di spazi indefiniti solo nella mente. Dove non c'è muro c'è vetro, ma il vetro al contrario del muro genera riflessi. I riflessi costruiscono mondi straordinari, ma solo quando l'ambiente è accogliente. Le troppe trasparenze agitano gli animi e le trasparenze grandi stimolano i sensi. In una casa tutta di vetro si finisce per cercare rifugio dentro un grande divano o dietro una libreria. I muri e le aperture sono i vestiti degli abitanti, gli uni li avvolgono e gli altri li liberano. Segnano il graduale passaggio dalla vita pubblica all'intimità passando da spazi di transizione, quindi trasparenti, che dilatano il proprio mondo intimo verso la socialità che si vorrebbe accogliere. Dentro e fuori non esistono più veramente; quando si sta in casa la divisione tra interno ed esterno è solo una nozione di caldo o freddo, calmo o tempestoso, asciutto o bagnato. Quando, "soli", si naviga nel web, si viaggia in un libro o si è concentrati su qualche cosa, ci si sente dentro perché si è lontani con la mente e il corpo si veste della casa per sentirci sicuri e protetti. La mente viaggia più velocemente del corpo. Si possono anche immaginare spazi organici, baciati da luci vive o soffuse che trapassano avvolgenti membrane, quasi stessimo all'interno del nostro corpo, ma sarebbero spazi onirici che non necessariamente vorremmo abitare.

Un muro si costruisce in uno spazio che è già occupato dall'aria. Se l'aria fa attrito quando siamo in movimento significa che è materia anche per le nostre percezioni elementari. E' come se l'energia di un luogo, il luogo stesso e la sua identità si modificano per come penetriamo l'aria. Potremmo inventarci un sistema per solidificare l'aria che permetta di costruire ad iniezione nell'atmosfera formando membrane dense autoportanti, isolate, opache o trasparenti,

dure o soffici. Sarebbe una tecnologia che permette di ridurre i tempi e i costi della costruzione e risolvere svariati problemi sociali. L'aria è una materia biodegradabile e quindi facilmente eliminabile e costruire diventerebbe un gesto immedia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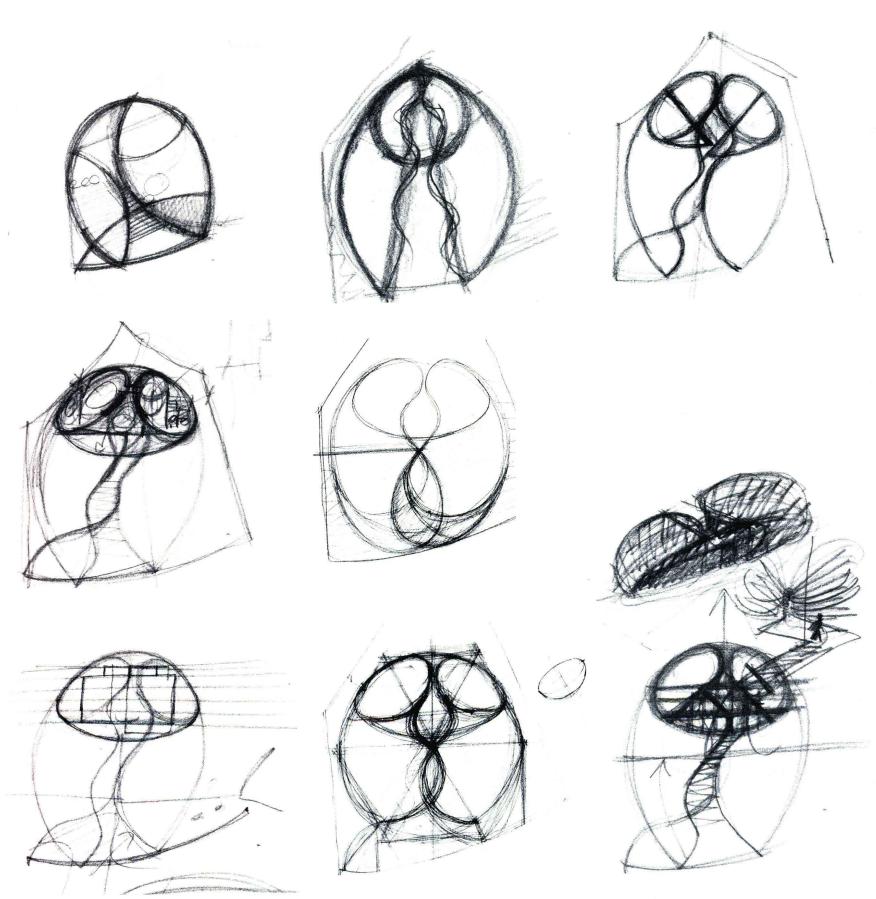
Qualsiasi sia la materia, credo che il muro rimarrà una componente essenziale per la costruzione dell'habitat dell'uomo. Semplicemente cambia il significato. Per esempio la tensione spaziale nel movimento de stiil (1917) fu la grande rivoluzione dell'architettura, la vera rottura dell'angolo rispetto al mondo classico. Ma rimane un'esperienza incerta nella percezione dell'uomo. Come se lo scivolamento delle superfici fosse troppo affilato e matematico. Fu come un laboratorio con cavie umane che ha aperto grandi orizzonti all'architettura. E' bastato per le generazioni successive, gonfiare i muri per accogliere l'uomo in confortevoli calde, morbide, concavità e proiettarlo lungo le convessità verso l'infinito e ridargli un senso di certezza. La seduzione del muro nella nostra generazione sta nel rendere l'impressione che i muri siano sospesi nel vuoto. Paradossalmente, se il muro "vola" ci si sente più legati alla terra. Immagina che i muri attorno si spostano mentre si sta fermi. E' il contrario! Ma serve per capire dove non si vuole vedere e di quale paesaggio ci si vuole nutrire.

#### YJ: Perché il vostro logo è un albero?

DM: L'albero mi affascina perché è il simbolo della vita. Anche per questo stiamo lavorando al video che abbiamo chiamato "Il ciclo della vita" dove il protagonista è un albero. Malgrado gli alberi si possono trapiantare, crescono sempre in un luogo seguendo una ragione e nello stesso modo anche le architetture dovrebbero crescere nei luoghi per delle ragioni. Un altro valore che lega l'albero all'architettura è che dall'albero si produce la carta e l'architettura dovrebbe anch'essa essere materia da riciclare. Anche per gli uomini si può usare la metafora dell'albero perché si cresce e ci si nutre come gli alberi. Si aderisce ad un contesto, ci si innesta, trapianta, adatta. Ci si moltiplica come i fiori con il polline. Si sentono spuntare sotto i piedi radici vigorose da penetrare la terra. Ci si innamora di un luogo o di un'idea di luogo dove si trova un senso di stabilità e di armonia anche quando si vive in uno spazio metropolitano. Vivere l'eccitazione del mondo artificiale porta a costruire un mondo naturale immaginario.

A stare chiusi in un ascensore a cento metri dal suolo ci si sorprende della visione di sentirsi avvolti nell'umido di una foresta immaginaria. Nella foresta non si sogna di stare in un lift, ci si sente più liberi perché si fa attenzione a dove si mettono i piedi.

Mi piace immaginare le cose attraverso delle visualizzazioni e l'albero rimanda ad un mondo magico.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